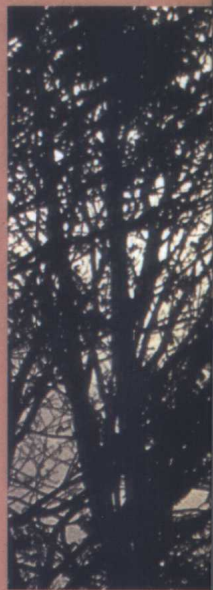


核桃树下的王蒙

——柴福善散文精选

(上)



民族出版社



核桃树下的王蒙

柴福善散文精选（上）

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柴福善散文精选上·核桃树下的王蒙/柴福善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7

ISBN 7-105-06260-6

I. 柴… II. 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6164 号

作 者	柴福善
责 编	宝贵敏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电 话	010-64228001 (汉二室) 010-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社 址	北京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照 排	金若龙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5-06260-6
总 定 价	56.00 元 (上册: 26.00 元; 下册: 3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柴福善，1956年12月生于京郊平谷，首都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北京市平谷区文化委员会工作。

1982年起发表文学作品。二十年余来，在《人民日报》、《散文》、《青年文学》、《散文百家》等全国多家报刊发表诗歌百余首，散文400余篇，先后被《作家文摘》、《青年文摘》、美国《东方》杂志等转载，并有作品编入高中教材。已出版散文集《逍遥人生》、《岁月无痕》、《往事与乡情》。其作品受到著名作家王蒙及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



(作者照片:耿大鹏摄)

目 录

• 核桃树下的王蒙

- 003 轻描人物淡写意·张德祥
- 005 核桃树下的王蒙
- 011 悠悠景仰心
- 014 闲话林斤澜
- 019 我心中的浩然
- 024 百年老舍
- 027 我读孙犁
- 031 三读季老
- 039 沈从文：一本耐人寻味的书
- 042 踏遍青山人未老
- 047 刘恒断想
- 052 文学的白衣天使
- 058 张守仁写意
- 062 诗心
- 066 我说孙绍振
- 071 认识林非
- 075 童话梦
- 080 永远追寻小精灵的人

085	金海一日
089	诗意人生
094	樗树下的止庵
098	做个明白人
102	永远的草原人
107	独自散步的女人
112	行走的祝勇
116	我说何楠
119	棋友
122	李惠薪印象
127	且说张中行
134	解读王蒙
142	王蒙与王蒙
146	白发丝丝古建情
152	一代名家
158	金门遗韵
161	画梅
163	鱼情

目 录

• 往事与乡情

- | | | |
|-----|----------|-----|
| 167 | 乡情与亲情·王蒙 | 167 |
| 169 | 眼睛 | 169 |
| 173 | 爷爷 | 173 |
| 176 | 我的父亲 | 176 |
| 192 | 母亲的纺车 | 192 |
| 195 | 生日 | 195 |
| 197 | 大伯父 | 197 |
| 200 | 梦弟 | 200 |
| 203 | 堂兄 | 203 |
| 206 | 酒爷 | 206 |
| 209 | 二先生 | 209 |
| 212 | 卖烧饼的 | 212 |
| 215 | 老实在 | 215 |
| 217 | 小能个儿 | 217 |
| 221 | 疯子 | 221 |
| 223 | 饹粥粘糊儿 | 223 |
| 226 | 大豁子 | 226 |
| 230 | 二麻子 | 230 |

233	傻毛子
235	打夯号子
239	“四眼儿”
242	温暖照亮的童年
259	白菜纪事
262	野菜
265	平谷话
269	消逝的叫卖声
273	历史的拾遗
276	“文革”记微
282	故乡的爆竹
285	闲话豆腐
288	黄豆芽
290	野火
293	香椿
296	不会游泳的人
299	故乡的槐树
303	故园

桃树下的王蒙

这一组作家写真的文章，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看到了作品之外的作家，看到了文字之外的作家的生活。

轻描人物淡写意

张
德
祥

我曾经为柴福善的创作写过两篇文章，因为被他的童年忆往所打动，被他的乡情亲情所感染，其至真至善至美令人过目难忘。他的文字极其朴素，不铺张，不雕饰，一派天然，所以，我说他的文章是“柴文、素心、真情”，与时下文坛上那些沽名钓誉的花架子不是一回事，因此我认为他不是文坛中人，是那种“城隅草自春”的自吟自唱之人。

没想到，他对文坛了如指掌，他与文人的交往相当广泛，对他所敬重的作家都写下了感应交往的文字，也就有了这本《核桃树下的王蒙》。

我们从事文学评论，注重的是作品，而对作家的经历及其性格了解不多。虽然说文如其人，读文章就能知其人，但何以如其人？不知何以然也。柴福善这一组作家写真的文章，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看到了作品之外的作家，看到了文字之外的作家的生活。

这一组文章，可以说是少见。因为评论家不可能写出这类文字，作家也不可能专门写这类文字。柴福善是一个有心人，他以散文家的敏锐感受，又以评论家的渊博学识，使人 与文融为一体，知人论文，人文相彰，所以活泼而深刻，可谓是一种特殊的“评论”。从品藻人物开始延伸到作品，与评论家那种只论作品而不涉及人物相比，更具有感性特征，因此，也是一种特别的散文。如：《核桃树下的王蒙》、《樟树下的止庵》、《闲话林斤澜》、《我读孙犁》、《我心中

的浩然》等作，言简意赅，写貌传神，使人看到了作品之外的作家，看到他们的为人处事，看到他们的人品。

说到底，文品是人品决定的。任何一位作家作品的品格是与其人格为根基的。柴福善在这里写到的作家，都是那种品性较高的作家，是经得住历史磨砺的人物，并不是有写无类。由此也可看出柴氏的品性，只为他所敬重的作家，只为那些真正的作家画像。

愿柴福善在创作之余，能够坚持将这种特殊的写貌传神之文写下去，积少成多，渐成气候，为中国当代文学写一份写意性的剪影。如果柴氏能够站得更高一些，能够融入更丰富的思想，文笔更恣意纵横一些，那么，这一组文章就会更有佳境。

核桃树下的王蒙

王蒙，我景仰的作家。见到他，是在燕山脚下，他的山里人家。那是一道山洼，三面环山，独南面豁缺，敞向太阳与蓝天。村边有条小马路，一端通向山外世界，一端通向燕山深处。这马路有曲折有坎坷，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如一根磨毛的麻绳，小村恰是随意挽的一个绳结。其实，小村不过三二十户人家，王蒙的家，坐落其中，墙挨墙，脊挨脊，不显山露水。山外的风雨一时吹落不到这里来，山洼有大山遮掩，会生成自己的小气候。我不晓得他几时来这里的，并精心构筑了心爱的家园。院里一棵核桃树，他指着说：“打我住进来，这核桃树就猛长。”想来，一定是树借地缘，也借人缘吧。而今核桃树已尺把粗细，枝杈伸张，亭亭如盖，荫蔽大半个院子了。

平时，他只要在京城，就一定会来这里，即使远在异国远在他乡，心也时时惦念着。回来，一打开那扇门，一走到核桃树下，无论春雨夏蝉秋风，总使他遁入一种境界。“独坐深山忆旧时，心如明月笔如痴”，一人静静地坐着，没有任何尘嚣纷扰，天上地下，过去未来，悠悠思絮，便从心灵深处泛起。组诗《乡居》，写明月山后小憩而满天发光的星星；写有时流在石下，有时流在地上，沥沥潺潺溪断水仍连的山泉；写即使被山风劈成两股，也会再长出新的枝青叶绿的树；写垂下头来准备多年，请风尽情弹奏的风铃；写与他

拉家常的小姑娘。尤其在《蝈蝈》中他写道：

试图去捕捉，他不逃避，只是唱着，唱着，即使落入手心，歌儿也还没有唱完。

这些作品，明眼人一读，就读出一定是在这里写的，一定写的是这里，借助有形无形的意象，融注沉思默想，抒发几十年的人生情怀，展示丰富多彩的心灵自白。是这里，使作家进一步成为了诗人。当然，不仅如此，只有高中学历的他，也翻译外国作品，也写散文随笔，长篇小说《季节系列》第四部，就在这里搭好架子，写好最难的开篇，剩下的则让人物推动着情节，天南海北走着摆着写了，一直完稿于北戴河。他曾著文：“大作家在哪里也是大作家。”用于自观，倒恰如其分呢。他喜爱这座小院，更喜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写作之余，常常朝一道山沟无目的地走去，往往能够发现世人不曾发现的风景。想唐代柳宗元谪居永州，寻山问水，虽写下传之后世的永州八记，终因其境过清，不可久居。难怪，柳是罢黜遭贬无奈而去，他则是自觉自愿欣然而来，不可同日而语了。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心境不同，虽然都是大家手笔，笔下却不尽相同。永州因柳宗元而千古不朽，或许这不起眼的小山洼，就因王蒙之笔而名扬天下。记得初冬时节，我陪他登山半日。择一山羊踏出的小路起步，几分崎岖里，山一步比一步深，一步比一步高。山间尽是果树，有手指般细的，才栽；也有腰杆般粗的，甚至树干成了空洞，便不知经历了多少春秋。一切都收获了，只有柿树枝头，摇曳着一个两个大盖儿柿，红得夺目，棵棵如此。他端详片刻：“莫非纯朴的山里人，希望年年有余？”

他冲柿子一笑，拄着拐杖，继续前行。毕竟年近古稀之人了，虽然19岁就写下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但终究是流年似水，青春不再。山路一般崎岖的人生旅途，能留得住青春吗？想他少年时代参加革命，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其格调清新朴实，语言生动尖锐，富有强烈的讽刺性和幽默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一些报刊为此展开讨论争鸣，而文痞姚文元给他扣上了“站在



我与王蒙于核桃树下合影，这就是那座山乡小院。原本二三十户人家很不起眼的小山村，因此而为外界所知。小村原名“刁窝”，大概是世代村里人写着省事顺手。王蒙认为应是老雕的雕，意为“老雕的窝”。山里人既然能接纳先生，必然也能接纳先生的建议，从此大人孩子在写自己的村名就都写“雕窝”了，并自豪地说“这是王蒙给改的。”王蒙是谁？中国一个大作家。

党的敌对面反对官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主席闻悉，明确表态：“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应该说，是毛泽东主席的肯定，使单纯的他得以在突如其来的厄运前，受到保护。多少年后，一切烟消云散，尘埃落定，他谈起毛泽东，仍然动情地说：“我很感谢老人家！”但是，最终他依然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由组织最后“平衡”上的，时间是1958年，二十年的命运就靠这样的“平衡”决定了。他先是到京郊劳动改造，后携妻带子，举家迁往新疆。在伊犁那个地方，住在人家一个不足六平米的仓库里，维吾尔人从燕子在他小屋筑巢这个细节上，判定他不但不是坏人，而且一定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便热心地邀请他搬到正屋，同主人一起居住。后来总算草草盖了自己的家，因入冬才建好，潮湿，麦秸里有很多遗落的麦粒，和泥抹在墙上，升火取暖后麦粒纷纷发芽，墙上居然长出一根根嫩绿的麦苗，当然，它们最终没有长成小麦，不然，真要创造“奇迹”了。他在那里默默地劳动，不能再写什么，做为一名初露才华的青年作家，竟连钢笔都没有，需要写字时，伸手向儿子“借”，用完了再“还”给儿子，多么可悲！穷极无聊，那是生命最大的痛苦，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一样地死去。同接纳他的维吾尔人大碗喝酒，沉醉于浑浑噩噩的梦里，同他们一起唱和《黑黑的眼睛》。那是一首万分依恋的歌，一种永远思念却又永远得不到回答的爱情，一种遥远的、阻隔万千的呼唤，是那样刻骨铭心。生活是沉重的，有时甚至是荒芜的，然而他们的歌是热烈的，是益发动情的。他跟着每一句的尾音相和，吐出胸中无限块垒，却总觉跟不上那火热的深沉与寥廓的寂寞。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他们一唱，他的泪就流出来了。及至现在，只要一听到哪怕小小的一声，他也能从万千音响中辨识出来，毕竟是他惟一的又喜爱又熟悉又至今唱不成调的歌儿！其实，不论个人遭遇如何，他从来相信生活是美好的与广阔的。因此，即使在逆境中，他对生活对未来，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从来不让自己往死胡同里走。“我要是想不